華海彙編
五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華海彙編卷之五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己卯士禍

中廟反正時知中樞府事朴元宗密議左相愼守勤守勤曰廢妹夫立女壻吾所不能盖燕山爲守勤妹夫 中廟爲其壻也元宗又與守勤愽愽法有將有卒東人謂其將爲宮元宗臨愽故易宮以見意守勤推局曰我頭可斬知不可動姜龜孫亦探守勤意曰妹夫女壻孰親守勤遽應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龜孫歸恐語洩疽發背死及擧義遣力士殺守勤迎

中廟即位冊愼氏爲妃第三日柳洵金壽童朴元宗
柳順汀成希顔柳子光共議啓擧義時先除愼守勤
者欲以成大事也今守勤之女若正壼位則人心危
疑請割恩出外再啓始允卽夕愼妃出寓 世祖壻
河城尉鄭顯祖家 上涕泣送之每於慕華舘延詔
時必遣御馬使觀之則妃親造白粥手捧餽之云立
尹汝弼女爲妃 章敬王后也誕元子仁宗七日而
后上賓時議以朴淑儀洪淑容皆有稍長子若冊封
爲正妃則難爲元子地人皆危懼淳昌郡守金淨潭
陽府使朴祥等䟽斥元宗輩曲爲自全之私敢出廢

妃之謀請復愼妃位大司諫李荇倡言若復愼妃位
則章敬當居愼氏後置元子於何地指金朴爲邪論
大司憲權敏手從而和之擬於死罪合請拿問即致
詔獄事將叵測左相鄭光弼率朝廷救解止徒配吏
判安瑭啓曰金淨朴祥承求言而進言反加嚴譴實
杜言路請勿罪權李反駁安瑭指以誤國朝野喪膽
皆非權李應教李彥浩啓曰臣近爲試官見一擧子
對策言以臺諫請罪朴祥等爲失職是儒生妄議所
當下第而反取之甚不可也趙光祖初拜正言啓曰
臺諫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其失大矣請李荇等

皆罷之　上命議大臣盡遞兩司新大司憲李長坤大司諫金安國右光祖掌令柳溥金希壽黨於彥浩之議乃右權李詣闕各陳所懷長坤反覆開喻猶不得容命遞長坤安國仍命溥等就職廷議互相是非直提學金安老曰趙光祖爲言路扶植權敏手李苻爲　宗社請罷未始皆非時議以爲權李之指斥金朴爲邪議出於媢才仇善之心也人皆牽於兩是之論金朴久未蒙宥李彥浩與金安老言及此事彥浩勃然厲色曰其時何不殺金朴而使朝廷紛紜至此乎因此安老自吏議出爲慶州府尹後金淨朴祥因

公論立于朝荇罷職敏手出為忠清監司而卒彥浩
出為全羅監司而卒於己卯後時逮己卯明良際會
協賛文治　上倚重光祖所言必從光祖亦感激殊
遇知無不言遍引國中名士由是士志稚飭吏務廉
白百姓男女讓路持議之士見善襃舉嫉惡如讎善
流登庸於斯為盛年少新進勇於改弦不揆必世後
仁之旨唐虞之治指日可卜論事風發太無其漸又
嚴於斥小人南袞少有時望諸人惡其回邪每稱南
小人擯不與交袞積懷憤憾患得失之徒陰諧陽詆
指為清流更相標榜始有黨同伐異之說鄭光弼申

用流安墉同在台輔欲調劑兩間而抑止之諫院舉
三人才器長短而論劾光祖方在憲長亦被依違循
俗之誚時寵遇諸賢每侍經筵進講引喻義理如奇
遵朴世熹梁彭孫崔山斗語言支離其他英銳之士
失於輕率勇於果敢允所建白期於得請朝講罷於
日昃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徙倚龍床戞戞然有
聲是年十一月大司憲趙光祖執義朴守紋掌令金
麟孫持平趙光佐一云光漢李希閔大司諫李成童司諫
俞汝霖獻納宋好智正言金釴李阜等論丙寅反正
時錄勳甚濫至分四等多有濫錄者利源一開人懷

貪利之心未流難防請削去猥濫者副提學金緣典翰鄭麐應教奇遵副應教張玉校理趙佑修撰沈達源著作慶世仁正字金明胤及大臣六卿等皆啓之

上不從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諭以重難之意竟允之命收廷議南袞以贊成欲避其議求拜　陵祭獻官後光祖以避議面斥於上袞銜之沈貞之爲刑判也安瑭以吏判入政僚佐薦貞瑭曰貞爲花川君足矣是日　上特拜瑭右相貞果爲刑判即日仍災變貞爲臺諫憚罷子思遜亦以注書駁遞憤恨不平於是袞貞揣　上有厭意於光祖等會京外大震

上憂懼遂恊謀交搆貞潛通敬嬪朴氏家問安婢
教以趙光祖專國爲政人皆稱善欲立爲王有如閭
閻閭無知之語傳播禁中以爲宮人疑怖然後以洪
景舟曾爲贊成而爲清流斅逐常懷忿恨於光祖故
遂與潛謀使景舟教其女熙嬪以爲一國人心悉歸
趙氏以撓　上意又以甘汁書走肖爲王四字於禁
苑木葉蓋山虫好食木實之甘汁（乧粥 實汁）也果虫食成
痕有似讖文令宮人採以上聞而恐動於是衮徃探
申用漑意則用漑以卮言折其奸衮厭然沮喪至十
月用漑卒已無忌憚使景舟持謗書指爲密旨乃諭

被枳諸宰以同害黨人之意則知樞安潤對以臣所不能權鈞辭以位畀礪城府院君宋軼病不能起其謗書譯曰光祖等請削靖國功臣者重其綱常也先除無功者然後稍存二十餘人名以擅廢燕山為罪則卿等為魚肉及于我矣走肖之輩姦似莽卓得一國之人心為百僚所瞻一朝有宋祖黃袍加身之變雖辭其可已乎光祖等初請賢良科者意其為得人也到今思之必樹羽翼也思欲剪除而卿之壻金明胤亦在其中是可恨也予之腹心有幾人哉光弼心于王室者也長坤初非如此今乃附於小兒輩未可

信也沈貞近雖被論然有才幹可信任也予之翦除之意勿煩他人以問於衮貞如何也柳庸謹韓忠朴世熹尹自任俱有武藝可畏也朝去此類夕雖死無憾矣頃於經筵乃曰如光祖者可合相位爵命皆出於此輩以我必不曰人君也徒守其器而已光祖言恭貌順意其可人數年之間超擢顯用予乃隨於走肖之術中也欲顯然罪之臺諫弘文館六曹儒生等盡言不可則予不能施為也不知何以處之近來食不知味寢不安席瘦骨稜稜予名為人君實不知也昔庸謹傲視于我必蓄無君之心而然也卿等先除

後聞可也袞貞乃與領中樞金銓戶曹叅判高荊山
及洪淑孫澍方有寧尹希仁金謹思成雲等密約期
會而舉事之時無兵判不得號令於衛士故袞瞰兵
判李長坤不在家三往投刺先疑其心舉事之夕以
小牘誑而招之曰國有大事可急馳來先使景舟諳
啓曰欲上變告近侍之臣皆其心腹事機危迫請開
神武門乘夜入對蓋不欲使史官承旨知之也時十
一月十五日初昏洪景舟金銓南袞李長坤高荊山
會于神武門外請開　上命潛漏延秋門而入都摠
管沈貞兵曹叅判成雲等自直所來會同坐于閤門

外衮則實嗾成此事北門之啓衮退坐不入以布衣草笠破僂步至領相鄭光弼家呼門者急入告但言客来門者認貌入告曰有客貌是南判書短衣冠如賊人光弼大驚出見曰公何為来衮道其所以曰此輩若遺一人為害無窮上今招公公勉從不然有後悔光弼正色公以大宰為賊服歷都市来大可愕事謀害士林可忍乎衮大怒拂衣去是夜應教奇遵與下番沈連源直玉堂初昏承旨尹自任乘月往玉堂欲觀星辰歸簡儀臺俄頃政院隸来報潜漏西門宰相數人入闕勤政殿火光羅列軍士圍立云景舟列

名書啓曰臣景舟銓衮長坤判山貞淑澍有寧希仁謹思雲等伏見趙光祖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據權要誣上行私罔有顧忌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以少凌長以賤凌貴使國勢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潛懷憤歎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側目而行重足而立事勢至此可謂寒心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又使景舟啓以金謹思成雲為假承旨沈思順為假注書南衮為吏曹判書且陳戎器於殿陛欲拿致闕門而格殺之命南所直軍侍衛　上出御思政殿景舟衮入對曰事急矣不暇鞫問請囚承政

院弘文館入直人員時政院不知此事見火光而始
知之左承旨孔瑞麟右承旨尹自任注書安珽檢閱
李構詣閤門外則諸宰明燭會坐尹自任進曰宰相
入闕不使政院知之是果何事長坤且坐且立如欲
言而不敢發注書安珽止之曰雖事急史官不可不
入何敢獨入俄而内竪申順剛出召承旨成雲珽操
筆追入順剛使閽人挽入珽攀雲帶入閽人打解珽
手扶出之貞出執珽手曰天怒方震姑勿入少頃雲
出以袖中小紙授長坤曰此　御筆也此人等亟下
獄承旨注書檢閱及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等先下

獄夜漏已三下矣於是先知事機書名單子諸宰皆
詣閤門與袞景舟入對以可怖可愕之事大恐動貞
曰事急不暇鞫問請速命宣傳官金吾郎領軍逮入
闕庭撲殺之依靖亂例於是叅賛李耔刑曹判書金
淨大司憲趙光祖大司成金湜副提學金絿都承旨
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熹右副承旨洪彦弼同副承
旨朴薫等拿致闕下長坤始知當夜將撲殺極諫曰
諱首相而不可行盜賊之事請召首相議罪景舟欲
亟決將趍入長坤揮手却之曰公何若是使不得移
席竟無以售其謀而 上怒稍解始命名領相来光

卿入對涕泣極諫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直欲引古
施今而已豈有他意少垂寬貸請招他大臣共議淚
與言下衣袖盡濕　上遂起還內光弼引御裾叩頭
乃命下耔等詔獄召右相安瑭光弼出坐賓廳更啓
曰李耔非常人國家他日必大用者也只罷似當光
祖等徒見古人之書欲效至治而其間雖或有過激
之事不可深治也方今聖代有殺士之名則必汚青
史請令禁府推問或罪或否仍嘘唏曰泚之若在必
無此事泚之用泚字也是時持平李希閔李延慶弘
文正字權𣚴至報漏門前凈等已拿致與具壽福相

語失色兩持平遂入月華門部將拒而不納且曰持
平已遠矣希閔憤然嗟咄延慶入見光弼曰吾等雖
已遞職左右無秉筆者國家大事泯沒無傳可悶光
弼令奉教趙九齡蔡世英權輗記事如舊夜已五鼓
矣希閔等退出遇瑭延慶進曰至此唯望大相而已
世英進本館已罷職仍領相修史之言問諸樞曰當
何以書國史守光弼曰只書所見而已於是銓衮貞
駢首議寫罪目傳旨光弼瑭戮力伸救反覆論啓黎
明先放仁淑瑞麟彥弼次放珽達源綵最後放耔罷
其職太學生李若水等三千餘人疏救光祖相率入

闕庭痛哭 上問哭聲来自何政院以實對傳曰事
甚驚愕場中濫入亦有其罪況於闕庭豈可輕入痛
哭乎令禁軍驅出若水尹彥直朴世豪金遂性黃李
沃等下獄翌日生員林鵬等又疏救光祖曰昨日儒
生下獄不可晏然獨免數百人待命闕外三日命放
若水等答疏曰光祖等初意豈欲誤國事自上亦欲
觀至治近来此輩多有過激不得已罪之尹世貞李来請誅光
祖迎合時論李沃係獄未幾又請必殺 坊里約徒亦上章守闕及實其
蜚語八人中尹自任朴薰大臣咸請免之順剛譜子
上曰成雲承命入閤門時尹自任使安珽曳出言且

不恭 上益怒曰自任有武藝无可畏也光令衛卒
圍於殿陛是日召南袞爲政托病留命遂命領相與
政光𪸁退坐賓廳熟視袞而不言袞退謂人曰鄭光
𪸁之目也光𪸁注擬大憲柳雲副學李思鈞蓋此二
人見輊於光祖者袞等不疑人服光𪸁鑑識於是雲
及執義尹世霖掌令李譓任樞持平趙光佐申抃迫
於救禍未及肅謝而伏閤極諫曰必復用光祖然後
臣等可就職不然則請斬臣頭以快奸人之心初謂
此事出於奸人密啓密啓者 宗社危亡之兆也前日
李耔密啓臺諫極言其漸而今聞自 上密語洪景舟

一播人口以爲人主之勢加罪一二書生亦有何難
而昏夜之間秘密爲之若是耶臣等不勝痛哭 上答
曰當初景舟於南袞宋軼金銓家聞有武士結黨欲
除文士之言曰共議如是將生大變自朝廷爲之爲
福於光祖等也與臺諫誤聞之言也新大諫尹希仁
司諫吳潔獻納李忠楗正言尹溉俞炯論啓不已仁
淑瑞麟彥弼以徵服詣闕李成童亦詣請與光祖同
就牢獄共被其罪窮日以啓典翰鄭膺率僚員上劄
辭旨懇惻巴陵君璣詣賓廳潸泣極諫且字呼長坤
曰希剛搖尾狐鼠中同害賢良極口切責十六日

上命遣委官金銓承旨成雲及兩司判義禁李長坤知義禁洪淑推鞫問趙光祖金淨金絿金湜朴世熹尹自任朴薰奇遵曰汝等盤據權要誘引後生異己者斥之附己者進之交相朋比詭激成習以致國事顚倒皆不就服諸人遂連名上疏畧曰天門九重無由仰達一許鞫問萬死無恨先是南袞自製疏歷舉黨人行事巧詐黨逆之罪嗾臺諫上之曰趙光祖李耔等二十二人分處清要出入侍從管執樞機朋黨周比附己者日衆及光祖下獄香徒之人環守宮城館學之士號哭闕庭由此譖鋒益藉光祖恐不復覩

天顏終夜號哭供曰妄料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新國脉於無窮頓無他意 上命特推照律委官以奸黨之律擬光祖絿湜淨等以死律世熹自任薰遵等杖流為奴 上只命光祖淨賜死餘皆杖流令都承旨金謹思判下謹思即於 上前攘取史官筆奮然書之奉教蔡壽啓曰雖有罪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此人等皆非死罪不可枉殺況不與大臣可否斷自為之何如也且謂謹思史筆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左右肅然柳庸謹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何狀乃能爾耶謹思出傳旨時日暮張燭光弼聽教捫燭

驚顧左右卽請對曰小臣在朝亦久豈料今日有此
事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干重罪
豈不請之乎請減死光弼涙緣白鬚交滴　上怒稍
觧曰此果重事當更思之名承旨成雲敎曰光祖等
四人決杖遠方安置世熹等四人決杖遠方付處光
弼率多官復啓曰此人等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皆
病弱若受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途未可知也只恐朝
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請以輕律照之至於
七啓乃命勿杖決罪都人莫不咨嗟涕泣分配光祖
于綾州金淨于錦山緑于開寧湜于善山世熹于尚

州薰于星州自任于温陽遵于牙山皆出處東小門
内又命還聚八人于禁府遣雲下　教曰汝等皆以
侍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
近來汝等處置朝廷事至為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
得已罪之予心亦豈安乎請罪宰相豈有私意乎汝
等之至此者皆予不明不能先防其微若罪以律必
不止此汝等無私心為國事故末减從輕罪之爾等
久居經幄特用寬典汝等知之而去雲回啓曰他人
無所言惟光祖曰臣雖此去　君心豈不知乎大司
憲李沆初以不謹父喪盐船取利為持平朴薰所劾

流大衡之及是自嶺伯承 名上來數日與大司諫李
蘋等合辭詣闕更論光祖等加罪且劾安瑭崔淑生
李耔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佐李忠楗柳庸謹申
光漢鄭順朋鄭膺韓忠崔山斗張玉李希閔李清梁
彭孫具壽福鄭浣李延慶李若氷權磌宋好智宋好
禮金逵復曺彥卿柳仁淑尹光齡權檣巴陵君璥詩
山正正叔長城守儼嵩善副正漾江寧副正祺醫人
安瓚三十六人書于單子請竄逐且請罷賢良科
上御勤政殿延訪政府示臺諫單子及黃李沃等請
誅光祖等疏 教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安得為此

也光弼極力伸救右相金銓亦以為當初能治其魁首則其餘不必歷擧治之翌日 傳于臺諫曰當初治其魁首則餘黨雖不治而趨向自爾正矣小人滿朝

大關宗社大臣視若鄰家之事徘徊顧望不定是非此不過觀勢以彼人之被罪輕重為日後自處之計耳比之治木根本旣斷則枝葉自悴比之治盜先治其首而脅從因治三公坐見朝廷莫定是非是豈體國之道是乃失職左遷領相鄭光弼為領中樞以

御筆除金銓為領相南袞為左相李惟清為右相面議輕重分等定罪趙光祖賜死金淨金絿金湜流絶

島朴世熹尹自任竒遵朴薰流極邊柳庸謹鄭膺崔
山斗鄭浣竄外崔淑生李耔李希閔梁彭孫李若氷
宋好智宋好禮李延慶李忠楗尹光齡趙光佐李清
詩山正正叔江寧正祺嵩善正濊長城守儼削奪安
瑭柳雲金安國金正國羅職韓忠流絕島巴陵君璥
安瓚遠竄李長坤權撥尹衢李構金世弼亦追論鞫
問而罷禍作日各坊里䟽頭皆决杖王子諸君請救
者奴杖百流贖革薦科削成守琮及第以光祖湜為
考官用私取之流等倡言削之申光漢鄭順朋柳仁
淑李成童具壽福權檣金逵復亦除外職或散職尋

皆免官當諸賢之囚禁府也明月滿庭相與永訣金
淨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金絿詩
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曰明月長
天夜金淨和曰嚴冬惜别時皆從容自得奇遵曾直
玉堂夢客關外作詩曰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
倚狐篷頑雲漠漠關河閉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微
分秋草外人家遙住夕陽中孤帆萬里無回棹碧海
茫茫信不通遵初謫牙山以逃還見母流穩城行到
吉州道中所見如夢中景色控馬諷詠悦然省悟可
知人事皆有前程辛巳追論逃還賜自盡趙光祖謫

綾城賜死金吾郎柳淹至光祖跪于庭請聞罪名淹以小紙錄示光祖曰吾在大夫之列但以小紙付都事殺之乎問誰爲政丞沈貞今爲何官淹對以實光祖曰然則吾死無疑又問朝廷以吾輩謂何淹曰有比王莽者光祖笑曰王莽則爲私者即修家書又書其懷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乃沐浴更衣淹有迫促意光祖歔欷曰古人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也仰藥而死是日白虹繞日成世昌夢光祖如平日贈詩曰日落天如墨山深谷似雲君臣千載義惆悵一孤墳聞者悲之金凈杖配錦山聞毋病請於

郡守鄭熊往者于報恩事覺安置濟州辛巳追論亡
命賜死吟絶命辭以見志曰投絶國兮作孤魂遺慈
母兮隔天倫遭斯世兮隕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
屈原兮高逍遥長夜冥兮何時朝炯丹衷兮埋草萊
堂堂壯志兮中途摧嗚呼千秋萬世兮應我哀淨夫
人乃光弼妻侄也光弼每戒君子處事當忠厚不可
太强忤物淨曰吾不能為狡態南袞嘗往光祖家淨
後至不知袞尚在曰南小人去乎袞勃然而去乃為
絅打計金湜杖配善山聞加罪與客縱飲大醉客謂
曰安忍視就死於奸人之手乎僮亏音山勇健乘其

醉負行及曉乃覺已無奈何與于音山李信往靈山
李中家中湜門徒而信本以僧還俗亦受業者也湜
卜葬身吉凶有山人𣪍事之繇中曰信是山人性且
不順不如先送湜曰不可以卜筮疑人召信語曰汝
先往探朝報期於茂朱吳希顏家信上京告曰湜今
在李中家使其子及門徒謀害南袞沈貞洪景舟追
捕日急湜到居昌白巖下題詩曰日暮天含墨山空
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處有孤墳又草自鳴疏自縊金
緣杖配開寧筆力強健慕鍾王為華人所購絶不書
故罕傳於世

附賢良科

中宗戊寅六月傳曰為國家之務人才最先薦擧之策惟在宰輔旁招俊乂吐哺握髮古之良相咸以是為急求之有道世豈無人予之臨政願治求賢如渴一紀于今然而治效未著賢才或遺注擬之際每有乏人之歎豈不深可慨哉欲賴羣哲之輔庶臻治安之道咨爾政府其體予懷廣詢博訪以副予側席之意事下政府禮曹三公鄭光弼申用漑安瑭等同議禮曹回啓歷代取士之法規制各異難以遍擧惟西漢孝廉賢良等科最為近古又其選擧之規考諸史

可見元朔元年詔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
順鄕出入不悖所在令相長丞所屬二千石謹察可
者令與計諧建武十二年詔三公光祿勳監察御史
司隷州牧歲擧茂才四行各一人四行謂醇厚質朴
謙遜節儉也郡國茂才偕計到京師天子臨軒親策
選取節目詳悉備具今亦倣此才行兼備可用之人
令京外審覈名實廣薦京中則四館專掌勿論儒生
朝士薦報成均館轉報禮曹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弘
文館亦擧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留鄕所報本邑守
令守令報監司監司更加審察移文禮曹禮曹合聚

京外所薦其姓名行實報政府啓聞間有名實乖戾
謬擧之弊亦爲可慮擧主姓名幷錄以憑後考何如
依允己卯四月初十日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
試者一百二十人或云就其中又抄選五十八人
王若曰予以寡昧承 祖宗艱大之業夙夜孜孜惟
不克負荷是懼上下同心期臻唐虞之治于今十有
四載矣治效未著人心漸至澆薄民生日益困窮予
竊痛焉究其所以必有其致可得明言其故耶伊欲
民安物阜風俗於變復唐虞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
道不墜於地在乎人子大夫必有識其大者其各悉

著所蘊予將親覽焉讀券官左相申用漑大憲金淨
對讀官吏議申光漢承旨孔瑞麟司成鄭順朋舍人
閔壽千校理奇遵等課次試券取掌令金湜等二十
八人蓋上應二十八宿也　傳曰古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今宜廣取賢才布列朝廷可也且金湜賢
者要得此人將爲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其取也今
居壯元之列予別有喜焉又　傳曰今所取之士固
皆賢士予之尤喜者金湜爲首也昨日讀券官有所
啓而予未及答之今乃言之政院知悉將使讀券等
聞之可也

賢良科㮄一等一人進士掌令金湜字老泉壬寅生
父叔㴻清風人居京大司成是年杖配庚辰自縊號
蒼石又號淨友堂薦目學問淵源操履守正○二等
一人佐郎趙佑字誠仲甲辰生父永錫漢陽人居京
校理罷科後累擧不第官結城縣監薦目操履純實
樂於從善有學行器識○三等二十六人生員佐郎
李延慶字長吉甲辰生父守元廣州人居京校理罷
科後寓忠州授官不就復科又不就號灘叟薦有學
行幹局識度才器孝行志操○生員安處謹字靜夫
庚戌生父瑭順興人居京弘文博士世稱三珠辛巳

杖殞薦目端雅明敏趨向克正有學行○進士金明
胤字晦伯癸丑生父克愊光州人居京南床右贊成
甲申再科千億化身薦才行志操○生員安珽字挺
然甲寅生父處善順興人居京典籍翰注辛巳杖流
後授縣監不就號竹窓薦有學行志操○進士安處
謙字伯虛丙午生父瑭學諭辛巳杖殞號虛齋薦有
才器○生員權碩字君安庚戌生父柱安東人居京
修撰辛巳杖殞薦目志氣勁直簡潔自守有才氣○
進士申潛字元亮辛亥生父從濩高靈人居京通政
牧使薦治行第一書畫三絕號靈川子辛巳杖流薦

有學行才藝志操識度明敏○生員正郎鄭浣字新之癸巳生父湊延日人居京吏正辛巳謫卒薦性度堅確力於檢身孝友純篤才行卓異○進士佐郎閔懷賢字季思壬辰生父質驪興人居海州正言罷科後下鄉優遊二十餘年終號一齋薦孝友純篤且有才行○幼學安處誠字久叔戊申生父瑭辛巳以處謙弟坐謫放還卒薦端正重厚操履有方篤志學問○進士持平朴薰字馨之甲辰生父增榮密陽人居京承旨是年被謫號江叟薦器局弘遠不露圭角有君子之量○進士金鈛字君擧丙午生父彦弘安東

人居京正言薦純厚方正有學識才行○幼學中遵
美字士休辛亥生父援平山人居京典籍翰林復科
後拜官不就退居公州錦江有翰林亭薦有學識才
行○生員叅奉金神童字聖而乙巳生父礫光州人
居京主簿翰林薦志行不苟有識量才器（乙巳復科拜主簿）
○進士姜漗字清老壬子生父子仁晉州人居利川
翰林典籍謝恩後還居利川薦操履端潔有學行○
進士叅奉房貴溫字玉汝乙酉生父戎文南陽人居
羅州正言薦溫簡厚約有學識孝行○生員柳貞字
復元辛亥生父自恭晉州人居京典籍已亥以江陰

縣監棄歸己酉杖殉薦有識度○生員朴公達字大觀
庚寅生父始行江陵人居江陵兵郎號江湖又號四
休堂薦禀性醇謹孝友篤至○幼學李阜字子陵壬
寅生父嶔固城人居京正言號杏院薦有學識才行
清修高節高於一世○進士直長金大有字天佑己
酉生父駿孫金海人居清道正言復科不就隱雲門
山號三足堂薦氣宇超凡識度明敏○幼學都衡字
國銓庚子生父孟寧八莒人居星州户郎薦恬靜篤
孝乙巳復科拜典籍○正郎宋好智字景愚甲午生
父子剛礪山人居京校理薦學識夙詣孝友出天恬

靜剛純經濟有餘出入臺省風采動人○生員縣監
閔世貞字正叔辛卯生父興驪興人居青松咸鏡都
事薦孝友篤實○直長金顒字大而甲辰生父三山
尙州人居尙州典籍後復科薦好古尙志學行純正
○進士慶世仁字心仲辛亥生父祥清州人居京弘
文著作罷科後不與人接沉潛性理號敬齋薦局量
弘遠不事浮躁有學識才行○進士李翎字汝翼父
仁亨咸安人居晉州薦學識才行○武科壯元前內
禁鄭璘○四月初十日　上策士後苑慕華館試初
試百人騎蒭一次五中片箭三矢取一矢取四十六

人

被薦賢良人

幼學徐敬德 叅奉 叅奉柳孟達 幼學李煦 生員金世寶 幼學睦世秤 佐郎鄭瓊 進士李百祿 幼學魚得漢 幼學成守琛 縣監 幼學成守琮 及第 生員尚震 領相 幼學朴紹 司諫 幼學權櫄 縣監 進士李文楗 承旨 生員金彭齡 正 進士金湘 郡守 進士元繼蔡 判書 幼學金振宗 典翰 生員金麟孫 叅議 進士許磁 贊成 生員邢士保 典籍 進士趙光佐 持平 生員尹光齡 副正 幼學宋好禮 縣監 幼學朴遂良 縣監 幼學盧琟 正郎 進

士李思儉監察生員奉天祥參奉幼學崔澐縣監參
奉盧友明師傅睦希曾生員許礅府使都事洪士俯
參奉李光植都事李世蕃幼學金克讓郡守縣監崔
祥郡守李誾進士金守道郡守師傅呂希臨參奉金
萬億參奉金錫弘生員愼謙郡守判官朴璨郡守進
士李若水幼學朴繼孝生員宋錫賢生員林末孫生
員李守慶進士鄭世卿生員申廷祿生員朴世勳進
士申命和生員禺弼舜進士李世雄幼學朴斗南幼
學文濬幼學陳騫幼學全始昌生員朴薰幼學俞汝
舟幼學尹巘幼學李允文生員金嵩宗生員朴以洪

進士崔弼成進士金應清進士李仁堅生員朴德孫
進士琴元貞生員李涎仁進士孫李嗷生員張應斗
生員李蹣進士李蘭孫幼學金增幼學鄭韶生員申
世卿生員李永祐幼學許礎幼學金仁範幼學文繪
地生員朴蕃幼學尹居莘生員宋㒍昌生員李善長
進士呂希端進士洪滕幼學柳子房生員卞璧○己
卯禍作後羣小以為清議之士多在薦科不可續續
彈去喉臺諫請革其科執議柳灌啓曰初選時各擧
所知而排之及取試日禮曹以為此人等必不入場
屋使書吏請入安有如此寒心事乎雖有其中可用

者然無行者多參試場之事甚不公速罷之以正欺
君之罪正言趙瑮曰首謀行此科者安瑭也瑭三子
在薦中而略不避嫌瑭可罪也領相鄭光弼曰初設
此科之時臣意以為非祖宗之規又有後弊故謂不
可行而不能止之及取之果多賢良之人故謂不可
罷此臣意也其不公之事臣未聞也且謂安瑭主之
者不然也申用漑崔淑生力主其議安瑭於其子參
選以為無顯行而避嫌豈為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
用漑亦悔之語臣曰我之初計誤矣特進官韓亨允
曰此科初欲廣取故自 上信而從之終乃抄略其

數類皆趍附之人也其建議者皆盛氣熖張順孫曺
繼商因言時事并斥去在朝者皆愛身而不敢言大
臣初誤建議今知其弊而言不可罷安有如此情痛
事乎大憲李沆曰金湜等初非嚴科之人才術淺短
必不能及故數小抄選而試取也今不罷此科權臣
之欲植黨者必藉此也灌曰湜全不知書承旨金希
壽曰金湜豈為全不知書臣見其古文最難解處必
能剖釋之修撰李芃(芑弟改薇)曰 祖宗陰佑 聖心開
悟知其亂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為 殿下子孫萬世
之計頃者靖國功臣抄削本非大關至率百官請追

改而今此社稷大計危亡所係之事不力爲之爭光
弼曰臣迷劣不知何以則國事好矣必罷此科而後
可乎今率百官爭之臣未料也其欲使率百官而請
加彼人等之罪乎 聖明之世安可爲此事乎後
上敎曰惟我 祖宗取士之法不爲不廣而其取士之
法自有定規日者言者以爲欲得明體適用之才宜
倣古賢良孝廉等科令中外廣薦才行兼備德基成
就者別設一科則庶可盡得實用以補予治而期修
職業及今大臣臺諫皆曰薦科非 祖宗朝制而當初
薦擧之時頗有不公之弊策取之日亦有偏私其於

國家設科之意較其名實則大相訛謬薦擧文科則
罷掦武科初試親臨殿試勿罷事下議政府○靖國
初朴元宗等以姻婭請囑而參券者多權均高卧門
外姜渾尹珣被拘軍門反正日入直承旨尹璋曺繼
商李堣等見廢主窮困誑誘走出投身托命皆參功
籍物論鄙之　上黽勉從光祖請及禍作仍舊不削
附辛巳獄
初安瑭有三子曰處謙處諴處謹皆有才學俱登賢
良科世稱三珠以處謹爲白眉當己卯後衮貞執國
瑭削官家居處謙痛奸凶欺蔽偶與同里詩山正正

叔權碩等語曰衮貞專擅威福俾上聾瞽若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維士林處誠以其言告瑭瑭驚仆地即欲上達恐復起士林之禍遂率處謙歸外鄉陰城欲使消沮先是瑭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兄監司寬厚之婢重今為妾重今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一云敦厚所生女性狡黠年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敦厚怒其有離間之漸大杖足掌折傷數指送于白川外家嫁白川人宋璘生子祀連屬天文學瑭家人視祀連如親子弟出入信幸及聞處謙語自幸得計又能推卜知安家厄重遂求覓瑭夫人喪吊客錄及

莫時役軍簿與其婦娚庶孽鄭㻯告處謙謀淸君側
以陷大臣衮貞銓鍛鍊成大獄詩山正誣服并處謙
處謹權碩注書安珽被誅瑭以緣坐被刑處誠以告
父免祀連所納書中有黃瑞卿等衮以韓忠字恕卿
音相似遂指爲忠　上親鞫知其誣墮淚命保放衮
陰使守卒縊制拉殺之翰林申潛進士李若水并杖
流妻子皆徙極邊追論金凈奇遵更擬亡命之律并
賜死于謫所文瑾柳仁淑柳雲鄭順朋申光漢李成
童朴英各搆罪衮等欲陷大辟如恐不及刑房承旨趙玉
琨獨立殿陛上大言曰囚漢已盡承服如机上肉不

須問但速其吐實仁淑久飢昏迷搆揑成罪諸人皆
羅罪妻子幷徙極邉崔壽峸年十九逃世無意仕宦
己卯後嘗語其叔世節曰世事如此強仕何求因贈
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
應多辛巳冬世節爲承旨謂同僚曰壽峸勸我休退
仍誦其詩忌之者言于袞銓時爲祀連推官與玉堒
幷請推治壽峸供曰士林不和恐生禍朝廷故語叔
退休壽峸嘗題袞畫幅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
幅巾三四人誰是輞川主袞銜之云壽峸從遊者李
達亨輩以簾歛尸權厝於空谷夜守其側夢壽峸来

吟一絶曰玄室誰相訪清猿獨可親自從黛谷後遥
憶盖骸人趙忭光祖族侄與處善相善祀連書記有
其名被刑配祀連陞階折衝後瑭孫玧上書訟寃伸
雪祀連削階至是東人李潑白惟讓輩嗾瑭子孫謂
祀連之母即其前夫所生而未良者也起訟欲還賤
趙憲疏辨斥東人一日　宣廟教于刑曹曰私奴宋
翼弼兄弟畜怨朝廷期必生事趙憲陳疏無非此人
指嗾捉囚窮推於是翼弼兄弟并竄極邊其弟翰弼
亦能詩好譏議多怨於人也此又為當世傾軋之一
大機關矣

附金安老搆禍

金安老子禧尚孝惠公主即　仁廟之妹封延城尉
安老因其勢驟升甲申以吏判專權自恣爲南衮等
所斥遠竄及因緣宮掖移配豊德陰圖復入畿伯閔
壽千往說曰何不以己卯人調停之意交驩両沈盖
彥慶彥光欲引己卯人而無其援安老深納之乃傾
身納款告其妻黨正言蔡無擇倡言　東宮孤危甚
可憂也　東宮之羽翼己卯人調停在安老一起又
使其子禧寃事下三公議得釋大憲沈彥光信其調
停之語隨聲和附擧朝靡然從之司諫朴紹獨欲論

其奸狀許沆與安老合謀擠紹以李彥迪代之彥迪
力言其小人情狀若得志誤國必矣彥光宣言曰彥
迪若在安老不得入遂劾罪之安老入只赦己卯人
生存在配者金緑朴薰以塞前言而黨人之廢錮甚
於前日安老既得志屢起大獄壬辰 東宮近地有
灼鼠咀呪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語捕可疑人鞫
之指朴嬪所為時 東宮夜火闕内驚惑 世子整
冠服坐椅上使左右侍御皆出火勢漸熾一宦挽衣
請出而終不動 中廟就寢適寤驚遑跣往 東宮
知 世子不出而大廈摧折於火焰中聲如霹靂

上遂慟哭急呼 世子小字曰某出某出 世子始
聞 玉音而降椅出外獨鄭貴人澈姊奉 世子而
出時指為人火人言藉藉目以尹元衡而歸罪朴嬪
母子俱謫于尚州本土賜朴嬪及福城君嵋死惠順
惠靜兩翁主朴出也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
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先是大憲金謹思大諫權輗等
論左議政沈貞奸邪貪黷流江西以交結朴嬪并李
流賜死前是國舅尹汝弼泣謂貞曰 東宮灼鼠之
變慘矣貞遂以其說白 上朴氏之禍始此世徒知
安老成朴氏之禍而不知貞實倡之也自餘連累被

罪者甚衆鄭光弼以為涉於疑獄且 王室至親不可捲掠欲緩之而不能得時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因以擠陷其平昔有隙之人貞惡積罪盈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金克福成世昌皆與安老同害士林而逐之又以私憾竄曹繼商金克成翌年癸巳又於闕內臺廳懸假像掛木片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護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此亦安老所嗾也 上命招三公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鄭光弼老成人并招 上曰今牌書字畫與前相似臺言似

然而但前者洪家奴自服我書而死則豈死者復起
書此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爲之故驚異而
推之今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光弼曰大獄不可
數興燒破之敎至當人心如此大獄連起近来天變
之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
相金謹思含糊請自　上裁安老禮判曰字體不如前
書之熟與前不同也彥光曰自　上以書體之相似
致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下人必揣度　上意
以前獄爲虛事也洪礪福城君兩翁主定罪出自
聖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爲搖動此必朴氏及兩

翁主家人所為欲使混淆疑前獄也鞫時漏脫者多
物議非之大諫尚震曰他人則雖與千金豈忍書之
乎兩翁主及僕隷勿置都下則禍自息矣無擇曰自
上疑與前書相似臣詳見生熟頗不相似雖玉石
俱焚必窮推乃已也安老無擇等必以為不同者以
其前日有服我書而死者也執義金希說司諫尹豐
亨掌令柳世麟持平安玹金亶獻納林鵬正言鄭從
護崔輔漢等皆請窮推　上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
仁慶妻從夫往配所洪礪妻令門外居住副學權輗
直學南世健修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劉論鄭光弼

以爲屢起大獄天變由此其言至爲悖理托朴氏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議鄙之及權奸敗往來救護洪礪之獄曲爲逢迎云先是安老在謫光弼屢寢其放及名還復裁抑安老托内旨欲割壺串牧場爲田光弼時爲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地豈可割與勢家待老夫死後取之安老百計中傷乃以光弼曾爲摠護使安　先后於不吉地請置重典減死謫金海而遷　陵竟受牧場安老之入也使其子禧朝夕立於左相李荇之門遂援進及見安老恣横後悔之安老搆罪流極邊及丁酉安老有欲廢　國母之説文定

王后從父尹安仁密謀去之秘啓於妃曰安老謀不
利於 妃妃懼泣告 上震怒即以密旨付安仁圖
之會尹元老私語安老事於尹任安老聞之巧設機
關爲蜚語欺臺諫以爲元老將謀害士林臺諫啓竄
元老無何安仁令大憲梁淵大諫黃憲論啓猶懼其
不濟蔡無擇從叔洛方爲司諫於中學一會之日特
除承旨淵等意於是大安啓論安老 上歎曰危而
不扶將焉用彼相哉遂引見領相尹殷輔諸臺問曰
權奸竊弄大柄趨附者衆國其殆哉今欲大定是非
卿等各無隱諸臣悉陳安老罪惡又論許沆許洽無

擇三凶推安老爲領袖洪鏻黃士佑亦爲鷹犬 上

即允令宣傳官圍安老家押送配所至振威葛院賜

死三凶并賜死荇在謫没復官釋光弼其餘在謫者

皆赦安老之復入也典翰趙宗敬以執義力斥之其

黨適罷彦光常悔恨不已臨終戒家人厚幀冒曰無

面下見趙典翰也安老丰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

之如冠玉渾體無搯痕但擧眼時妖態可掬福城獄

後 世子宗仁上疏曰妖孽之作雖由朴氏嵋也爲得

知之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嵋之一女棄在

民間孩提之女亦何罪焉二妹年少女子不預其事

亦明矣由臣一身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恒懷痛悼者也今臣侍居東宮 天寵極矣而二姊一侄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前此微達此意未蒙允俞更瀆 聖聽 上感其言復其爵立其後中外讀疏者往往泣下○文忠公李恒福少時肄業一空舍隣居少女日來仰視一日大雨恒福獨坐女復來恒福恠問之曰兒本巫人有所憑神欲謁至夜雨止月微明女曰神至矣有少年貌玉雪眉目如畵藍袍紅帶冉冉而來恒福冠服迎揖曰幽顯路殊何為欲見神嘘唏曰我王子福城君也抱冤泉壤欲聞世間公議

而凡人無能接我者公雖年少他日大貴氣魄能相
接其言足徵信故頷承一言恒福曰伸雪久矣豈不
聞守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親之意所欲
聞者公議恒福具道世人哀其冤神泣曰信然者九
死何憾仍令巫進果數品辭去送數步而滅恒福以
近誕妄不言北謫時始為李安訥言之

黨籍廢錮人己卯辛巳

大憲趙光祖孝直靜庵文正公　刑判金淨元冲冲
庵文貞公　大成金湜老泉　應教奇遵敬仲服齋
水使韓忠恕卿松齋　左相安瑭彥寶貞愍公

持平趙光佐季良　猿亭崔壽峸可鎭　詩山正正
叔　學諭安處善　弘博安處謹　吏正李忠達
修撰權磌等以上死○領相鄭光弼士勛文翼公
判義禁李長坤希剛鶴臯　承旨朴薰馨之江叟
左賛成崔淑生子直盎齋　檢閱安珽挺然竹窓
承旨金綵大䒸自庵　承旨尹自任仲耕　左賛成
金安國國卿慕齋　叅判金世弼公碩十清軒　巳
陵君儆　縣監崔澐澐之　都事盧璋　叅判朴英
子實松堂　承旨朴世熹而晦　佐郎房貴温　北
兵使柳庸謹圭復　翰林姜隱清老　縣監朴遂良

君舉三可亭 翰林申潜元亮靈川子 校理梁彭
孫大春 檢詳張玉子剛 大憲柳雲從龍 監司
文瑾士輝 正言金大有天佑三足堂 吏佐具壽
福伯凝睡齋 新齋崔山斗景仰 檢閱李搆成之
叅贊李耔次野陰厓 檢閱蔡世英英之 吏佐
尹溉汝玉 翰林金神童望而 玄軒睦世秤公達
刑佐尹光齡彥叟懶隱 吏佐沈達源子容 奉
天祥祥之 盧友明君亮信古堂 承旨申光漢漢
之企齋 禮曹叅判許伯琦汝珎浩齋 舍人李清
李雅 典翰鄭麐麐之 弘博安處順順之思齋堂

弘博權檣濟甫 吏佐曺彥卿國老 吏佐吳希顔景愚 節孝成守琮叔玉 削科靜庵畏友 全都金光復克己 參判李允儉子文 吏正鄭浣新之 吏判申鏛大用文節公 承旨孔瑞麟希聖 聽松成守琛仲玉 校理趙祐誠仲 持平李延慶長吉 正言閔懷賢季思 進士申命仁榮仲風流狂客 正言金釴君擧 翰林申遵美士休 連源察訪金泰巖卓爾希庵 刑參金正國國弼思齋 副提學李思鈞重問 𣳚禮宋好禮直之 禮曺參判崔命昌汝愼松石 名醫安瓚 掌令李英符應瑞

翰林李弘幹大立　洪奉世浩南　金胤宗繼志
金海府使河挺　武人李中而強　都承旨鄭忠
楨國幹　文佐郎高雲彥龍　司諫朴紹彥胄治川
崇善副正㴲宗之　李若水止源　典籍金珌子
修　都事申忭樂翁以上或竄配或削職或追奪
己卯鄕約人伸寃疏頭
典醫監前御醫李誠倭學訓導鄭哲賢李世孫樂工
宋輩忠贊衛鄭義孫朴自逆安崇福各決杖書吏崔
仁碩李仲進各決杖一百弘文館奴鶴年與巴陵同
議請王子諸君欲詣闕伸救決杖杖贖流

狐魊諸丞領相南袞士華號止亭早以文藻名重一世而士流見其不實處多短之金淨儒生時袞為直提學嘗於友人家遇淨大醉吐茵而臥見袞不為禮主人蹙起蓬髮而坐瞪目曰何物小子來醒我夢袞起敬曰聞措大名常如卷中人幸得拜吾得輞川圖願得佳童淨醉墨揮洒曰江南無樂地夜裡夢逍遥自買花村酒分明過此橋盖指有人荷酒壺渡橋者袞諷詠稱善内實自愧如洪彦忠朴誾李荇交厚而袞心不悅故諸人亦不以誠心許之諸人遊袞家北泉石袞則未覺也諸人題其巖曰大隱溪曰萬里以

其鞅掌名途有山而不見嘲之崔溥每稱小人才袞
嘗居憂因文士文瑞龜金公著朴耕言柳子光搆成
戊午獄盡殲士類使廢主縱嗜殺戮不如除去子光
少伸地下之冤袞將瑞龜變服入闕上變獄成升嘉
善臺諫劾其告變出於要功以是士林賊之不許文
衡安瑭言自古才行兼備者少若袞之詞藻不可棄
也遂傳文衡袞一喜一憾古無主文硯袞為大硯傳
于李荇以為斯文傳心也袞欲改心趨附士類而擯
不與心常快快己卯與沈貞謀起士禍拜吏判不進
以微服自稱南書房往鄭光弼家被責而歸寄錄三

十五人上之請并竄逐且請委諸言官而終不出有
若不自當者㐲平生無顯過獨此事爲鬼蜮所不爲
嘗問族生曰人謂我何生曰不免小人㐲咄咄不已
己卯後年少輩聚不逞之徒以清君側爲名相繼而
起就戮猶不止㐲日夜憂懼數易其處雖家人不能
知如林甫之徙床云金正國言㐲之擠士類欲殺其
勢罷斥而已初無殺害之意而恐言不見聽故張皇
其罪末乃處分極重自已設穽不能旋自救止常自
悔尤每獨坐口語以手擊欄慨恨之色現於外臨死
痛哭焚其稿曰人孰觀我詩文戊辰追奪只有庶子

其外孫礪城尉宋寅云家嘗著柳子光傳於其士禍

模寫如畫有人題詩曰畢竟肝胆誰得似不知身作

傳中人○左相沈貞字貞之言貎巧黠作態媚嫵不

忍正視黎靖國功封花川君嘗判秋曹獄訟不究曲

直惟務剖決以囹圄空虛將上告有捕告禁肉貞曰

鹿肉恰似老牛肉吏承其意以鹿肉爲報啓曰民蒙

聖化幾於刑措命賜酒其因上多類此趙光祖在

龍仁焚黃地大震光祖曰今日沈貞必判秋曹果爲

之而仍夾彈遠以此含之遂搆黨禍末年搆逍遙亭

於陽川渡口題詩曰青春扶社稷白首卧江湖有人

抹扶卧字改以危污字人快之朴祥題曰落葉蔵秋

壑斜陽映半山貞知其譏己抹去子思遜以直提學

為滿浦僉使為野人所殺時鍾樓有諺書斥金安老

等罪惡語不道議者謂貞之子承旨思順所為捜其

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背有登南山放糞詩曰一聲

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上見而怒之刑死

獄中貞之報惡云貞有弟義字義之能文章吏郎號

大觀齋與花潭友善性不慧沉滯不達見貞家鼠竇

曰此兄他日來出而不可得者及貞誅哭曰鼠竇在

彼兄何去乎以癡自處沉晦免禍雖有王椽之譏而

人以為其愚不可及甞以學官考試泮宮賦以畫二
牛為題試券皆不工義暗地一揮而付吏曰汝有所
知與之一儒生書納諸考官擊節曰此場屋安得有
此作義欣然曰此吾作也考官絶倒貞雖猜疑賊害
其友愛天至甞與南袞密議義排窓入曰兩小人議
何事袞大怒貞怡然曰吾弟素癡公恕之一日義晨
寤泣曰夢見父母曰汝小子吾甚念之某田某奴吾
欲與汝而未及而死吾是以悲耳貞大感曰父母念
汝至矣吾何愛是物不慰地下之靈乎即作券與之
貞後知其詐欲試其意亦晨寤佯悲曰夢見父母言

某田某奴欲付汝而未果義曰春夢何可盡信貞大笑而已○賛成洪景舟自頌功勞於　中廟冀其受報而竟不得爵祿壬午先死其女與嫡二子錦原鳳城皆絶嗣○金銓領相己卯之獄人言袞貞之爲而不知其成於銓非銓雖袞貞之奸難以托朝廷而成之云○叅判李蘋字國馨沈思順妻父也性偏一剛愎安塘使京蘋充檢察官未甞一日與語云爲袞貞鷹犬無所不至疽發肩胛滿背潰爛三月而死無子姓○賛成李沆字士浩少有才名及拜兵判賂門大開時人語曰自從李沆判兵部僉使萬户倆日高後

受朴雲元宗子財寶授雲鷹師事覺減死配辛卯與貞
同死○監司成雲以兵判為沈彥光所逐出按嶺南
一日晝魘失魂奇怪異形之鬼無頭面四體者森列
左右驚惑譫語合眼不得視者十餘日而死○大憲
蔡忱○參判趙琛四五年內相繼淪亡金克福廢錮
死是或因安老之報私怨而危害人固寵者不過十
年或不能善終則以片時之榮流臭萬年豈非小人
之監戒乎黃李沃尹世貞李耒之流不可悲記李信
樂安官奴逃役為僧還俗告金湜所在搆陷成獄士
類多殲終以賊馬見殺○金安老字頤叔號希樂堂

少遊關東夢神人吟曰春融禹甸山川外琴奏虞庭
鳥獸間仍言此汝得路之語明年燕山庭試出律詩
六篇中有春日梨園弟子沈香亭閑閱譜之題押寒
字乃書呈其句考官姜渾稱賞為壯元金正國曰此
鬼語也安老竄逐復入也李荇之力居多及行肖臆
見安老切責之又安老黨謂荇曰　東宮孤單瀕叔為
羽翼不可動搖荇曰在朝之臣孰不為　東宮死者
朝廷只有一安老乎及見安老著遺愚文曰小人情
狀在是同鄭光弼陳其奸邪安老嗾臺諫逐之承旨
閔世良嘗往繞送壻之家適與附會安老者連席見

夏日正臨避席曰可謂當陽矣其人即漏之世良乞外為石城安老嗾敬差官全公斡首劾世良披文書得二紙一則五斗米五束魚送于金允獻者一則藥果一樻送于沈順經者也允獻以少時交謫在連山順經以妻祖父年過八十乃以罪人私饋拿詔獄杖流 上寵待安老家有小禮必宣醞時安老子禔娶婦日晩而内醞不宣安老心恠之俄而金吾郎捕安老賓客蒼黃踰垣而走安老令禔往曰過今日誰與我為婚禔號辞隱嘗諫安老云安老誅告廟陳賀梁大淵等論賞安老嘗推命於燕都曰四數相逢大異

器赤虎當歲及第名赤鷄月馬白猪日葛藤達原向
鼠驚第一句言居台鼎也第二句言丙寅年登科也
第三句言丁酉十月庚午也第四句言終於葛院也
向鼠驚者其時賜藥都事甲子生者也又嘗推命於
中國則卜者曰始於葛終於葛莫知所指一日步行
路中有野葛亘於路手引而去之草林間有痛楚之
聲見白骨爲葛所纏而引葛搖動所以有痛楚之聲
也安老鮮衣褁瘞夢有人來謝曰吾湖南人客死於
路棄草間已百年君能哀而瘞之義士也後必有陰
報果大顯竟死于葛院卜說果驗安老掌銓時一武

人以銀鑄成一童子刻其姓名于腹上秉昏袖往安
老家從廁穴納之安老適如廁見而驚喜觀其刻名
感而欲報之後武人通名進謁安老忘之泛然接遇
武人逡廵徵告曰小人之名廁間艮伊氏詳識矣安
老改容款遇曰何不早告因問艮伊氏有弟子武人
伏而對曰其父當次第產矣安老笑而頷之○蔡無
擇仁川君壽之孫許沆忠貞公琮孫淫蒸其婦翁有
子之妾至生穢息并許洽為三凶黨附安老淫刑峻
法以待異己之人至粉袍緇髠亦被其毒一國惴息
重足有人題葛院曰羣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

歸耕愛君不能輕休退若受蚊蠅甕裡鳴指羣小而
題也流力圖安老之子祺銓郎時洪暹爲吏曹正郎
不從語多觸流暹又乘醉見吏叅許洽洽流兄也語
間頗侵安老且曰秦檜傳不可不使見之洽亟止之
曰正郞醉矣何言之率爾也公大醉速還家暹曰欲
見季令公大憲洽愕然曰老夫忝公堂上醉而來見
猶可也與吾弟既無分且是法官之長不可失禮也
呼暹下隷戒直還洽使人探之果至流家洽曰吾過
也恨不使吾隷勒還其家大禍將起急馳往流家問
曰洪正郞大醉有何言耶流曰顏如白玉何醉但無

言洽曰其實大醉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流不荅夜抵
安老家翌朝獨啓鞫之遲一日受一百二十棍氣息
奄奄將絶乃流海濵遲方未出獄骨節盡碎呼吸不
出謂已死置墻下覆以草席羣鴉下瞰引頸而飛遲
昬昬似睡忽呼委官者三判府事以下奔趋遲開目
視之暗謂寧有是耶遲行到錦江有赴擧一少年曰
洪遲士流今杖流必小人得志吾輩應擧安用盡相
回鞭乎問其人乃林亨秀也後三十年遲入相以委
官坐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云○吏判黃士佑附安
老依阿取容位卿宰貪貨濁甲于一時受賂賣官以肥

甚家堂前別起馬廐昏啓廐門及朝點視則駿馬之
題柱題名者日不下五六○安老搆新堂於東湖扁
曰保樂堂申光漢題曰聞說華堂結搆新綠窓丹檻
映湖濵江山亦入陶甄手月笛還宜錦繡人進退有
憂公保樂行藏無意我全真風光點檢須閑熟更與
何人作上賔全篇譏諷而安老終不敢害蔡無逸安
老妻侄屢言其失安老銜之無逸治經有聲安老恐
登第啓使[啓使]無擇往試之無逸不悟應口誦無礙
安老大惡之喉臺諫指為陳宇黨而錮之安老敗登
科早卒先是陳宇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

誹謗論死其同年友李惕澈言于太學曰今日陳壯
元死誰能從我餞皆不能惕澈獨持壺酒飲守於市
痛哭而別守臨刑贈乳夫詩曰漠漠蒼天不我明浮
雲終日蔽吾生胸中所抱誰能識徒作清朝寃鬼名
一說安老實不知守死安老大驚曰吾儕難保矣禮
曹參議任權白曰安老在朝小人無狀者黨而為惡
固其宜也 殿下亦黨此使縱其惡何也 上曰予
不得辭其責大哉 王言左賛成洪淑嘗斥安老不可
用安老肆加訶戲左遷淑判尹必欲中危禍釀成誣
蠱獄時遂蔓菲疑似黜淑鄉外流其子敍疇舍人丁

煥道觸臺官罵曰爾輩不劾大臣欲治犯馬客耶由是忤安老蹉跎以歿翰林羅瀷聞鍾樓掛書刺安老專權誤國狀書諸策安老見之曰誰所書也瀷正色曰秉筆者誰不書安老怒罷之未幾卒故免禍

仲寃顚末

十五年庚辰九月參判金世弼以特進官進曰趙光祖豈有奸心但學問未成故至於誤國　殿下始則尊寵一朝賜死不免於偏一之歸伏願勇改前愆金銓南袞等請治世弼妄言之罪　上曰豈可以講說罪人乎大憲洪淑大諫趙邦彦等請鞫黜之而卒三

十九年春三月叅賛官宋世珩言己卯人過激誤事非其本心光祖最賢者其臨死詩云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所守可徵於此而尚未復官士林痛惜 上首肯良久 仁宗嗣位乙巳四月太學生朴謹元等䟽請趙光祖等給牒大憲宋麟壽等又請復官復科 上曰豈不知其公論而我 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遽從也先是 中宗違豫時 上屢請䟽釋而未承俞音故章甫搢紳之䟽輒示難慎之意盖有待也六月 仁廟大漸傳于大臣曰趙光祖金凈奇遵等復職及復

賢良科事予謂 先王時事可從容為之今予病如此不可不為光祖等復職賢良科亦還給可也 明廟即位一從 遺旨時薦科罷削已三十七年存者十四人而罷科金明胤登第餘或補外官閑住者十一人大臣請直叙六品以李阜為兵曹佐郎金大有柳貞金顒安珽為典籍金神童金鉽為宗簿大有申遵美李延慶不就十月 文定垂簾時尹元衡以為尹任欲収人心矯命復科遂嗾右相李芑啓曰己卯之人徒以已所知為賢良此甚不正之科不可用也中廟所罷 仁廟雖命復之亦不可請罷其科其實

忤 仁廟也命議大臣領相尹仁鏡曰柳仁淑等常
時有言賢良科可速啓復之臣以爲 中廟所罷雖
或未便或有疑之其後又出凶徒之供臣嘗與李芑
議及於此不能無疑請罷之允當 傳曰賢良科如
啓罷之其中可用者仍用事下吏曹嘗夜對承旨許
曄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曄言趙光祖以正士爲
小人所陷而死 上嘗察其無罪也根壽從以進啓
上不荅翌日兩司劾曄好生議論眩亂是非遆之
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 宣廟戊辰夕講 上曰頃
者朝議追贈趙光祖其人學問行事何如李滉曰光

祖天禀秀異早有志於性理之學　中廟求治如渴光祖自以為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協力同心大有更張但其時士類急於致治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搆成罔極之禍至今士林有志於學行者則惡之者輒指為己卯之類人心畏禍士風大壞職此故也　上又問近日侍臣皆言南袞之奸邪者何也滉曰陷害光祖以搆成己卯士林之禍承旨金啓歷陳絅打事狀於是大憲金貴榮大諫姜士尚副學盧守愼等交章請削南袞官爵左相權轍右相洪暹收議後削奪正其罪於五十年之後贈光祖爵

謚復薦科 教曰己卯薦科殿前試取名義甚重而
羣小欲攄宿怨指為不公而罷之奸情難掩公論自
激 仁廟末年特復其科乙巳奸臣媢嫉善人又建
私議而革罷士林久懷憤惋今削南袞官職以正其
逞慝害善之罪是非已定此科猶且未復極為未安
復科事下吏曹後光祖從祀文廟世傳光祖之學得
於金宏弼宏弼得於金宗直宗直得於其父叔滋叔
滋得於吉再吉再得於鄭夢周盖淵源有自其後光
祖傳於成守琛守琛傳於其子渾云聞光祖之學而
集大成者李滉滉傳於李珥珥傳於金長生長生傳

於其子集集傳於宋浚吉宋時烈時烈傳於權尙夏
○奇大升白于筵中曰李穡聚士教之故忠臣義士
多出其門鄭夢周非全學於穡而亦以奬勸興起而
成矣　上曰李穡善人耶大升曰穡少時擢制科仕
元才高學博文章甚高高麗將亡流竄在外　太祖
即位召見禮遇使之仕不屈而死但高麗崇佛故凡
寺宇之記佛經之序多出其手儒者以此短之於儒
者之學所見多而教誨之事甚有功力實東方學問
之源也

乙巳黨禍

中宗末年尹任以　章敬王后之兄　仁廟之舅登
武科官至左賛成尹元衡乃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
人凶狡樂禍雖踐華要而見棄於清議銓郎中書之
薦皆不得參焉任但無識見而已故士類多與任不
與元衡當時躁進之輩各有所主互相詆排任曰元
衡必傾　東宮元衡曰任托以保護　東宮固結安
老為心腹及安老敗多畜刺客謀危　國母及大君
熒惑　慈殿聞及　中廟亦頗信之至撫大君流涕
曰汝若為公主有何難保　仁廟由是憂歎成疾云
於是大小尹之說盛行闕内戊申年　中廟忽降内

禪之命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己亥 東宮之火藉
藉指為人火大諫李霖等箚曰褻昵之漸易至凌騰
忌克之謀終成厲階辭語太露識者憂之 仁廟即
位朝野望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淑援引名流抑制
鎮定羣小爭附元衡以李芑為兵判灌謂贓吏之壻
不可授此職及芑駁遞仍駙馬韓景祿潛通大內往
来密簡誤傳仁淑仁淑播其語於士林芑怨灌仁淑
磨牙俟隙 仁廟初擢元衡參判盖以慰 慈殿之
心也大憲宋麟壽劾奪嘉善資長憲者憂其已甚時
仁廟大漸舍人權轍詣任所在則任在大明殿脫

團領臥寢悚然而退鄭礦與內醫入診則 上候奄
奄獨任子興仁一人在側扶腋而坐人皆駭視以為
大禍不遠元衡圖竊國柄而 上臨御奸不得售嘗
於木覓山神祠焚香祈祝語極其兇慘宮中又為木
偶人行壓勝之術其弟元老尤為邪毒相與譖間
兩宮必欲生禍林百齡與任爭妓憤惋同元衡謀除
任等及乙巳七月 仁宗上賓 明宗冲年嗣位
文定垂簾芑百齡鄭順朋許磁陳復昌附會元衡密
遣元衡妖妾於大內請下 密旨且宣言 大行大漸
日任自思不全不顧戴介弟欲援立桂林而灌仁淑

助之　文定愈疑惑會進士安世遇與任妻爲再從親嘗被駙馬選而志在功名固辭終蹉跎榮途欲附元衡以圖宦達乃誘任婢毛犭粦投納云常出入大内通諺書者也先是有拾得紬囊盛諺簡於闕庭者其書略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判書亦悶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友處丞相處已通昨日下教之事勢難爲之前日啓達之事請速爲之如是遲留則終致曖昧而死者不知其幾人也前日竄元老時幷罷元衡則人心之分歧必不至如此矣判書指柳仁淑丞相指灌公友指鳳城君岏字也元老

嘗遠竄其書認為任通于恭懿殿而遺之道中此乃
元衡輩欲誣任等為謀逆造其書故遺闕庭而獲納
以動 文定也初 明廟以大君紹統元衡欲乘時
搆禍乃與芑順朋百齡磁金光準等造語曰任等欲
謀反廢 上將立桂林君瑠且憚鳳城君岏之賢亦
指以為奸臣推戴且以為 恭懿大妃陰主其謀 文
定信之乃於八月二十一日下密旨於禮曹參議尹
元衡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以大憲閔
齊仁恇㥘易惑大諫金光準陰賊害物啗以厚利齊
仁光準乃倡會于中學發議欲罪灌等曰密旨內降

宮中忷懼雖知諸人之寃捘以時勢不容但已執義
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礑閔起文司諫
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為當
主少國危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若仍此而論劾
大臣則正落其術中决不可為也金礑攘臂勃然曰
此非特為尹任發也忠賢魚肉其基於此己卯之禍
言之酸鼻子又踵冡貞所為乎希奎曰我雖寸剉吾
骨有不從也光佑希登仁傑鸞祥聲色俱厲彥忱起
文惟仰天太息希春言之尤痛切先是百齡聞希春
言責之任以簡招之語以密旨曰　中宗嘗欲易世

子二柳等陰沮之到今多有不安之跡且 上意嚴
切若順之則芬華迸之則虀粉君獨不爲光親地子
希春勃然無一語而起至是齊仁等戀乞而光佑等
不從百齡心胆俱墜蓋時新經己卯諸臺無一人應
者也齊仁光準詣闕啓曰同僚立異臣竊大駭邪黨
憂事不濟元衡乃與知樞鄭順朋兵判李芑戶判林
百齡工判許磁等夜會光化門外乃二十二日也啓
曰國有大事請面對 大妃御忠順堂南向 上御
窓外小東南向召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
贊成李彥迪兵判權撥左叅贊丁玉亨右叅贊申光

漢禮判尹漑判尹尹思翼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
都承旨宋麟壽史官趙璞注書安馠入侍順明芑等
進曰刑曹判書尹任自 中宗朝素畜異志到今多
有不自安之心左議政柳灌判書柳仁淑等亦有形
跡齊仁光準方欲論劾而為下僚所沮臣等居宰列
不得不啓請收議處之 上曰此駭愕之事也 大
妃曰任之凶謀自 先朝已著通於內間多有變故
予因知所措長為流涕今公論遂發此實天地宗社
默佑而然也任於丁酉年締結金安老謀危 國母
之狀已見於許㶊推案儒生疏中而 中宗罪安老

許流蔡無擇之時並欲罪之而為 東宮未果及陞
一品予厚待如一家欲令凶謀自消以申秀經之子
為駙馬時初欲取任孫而任邈然不應其陰懷凶慘
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潛結宰相又
通內間情跡昭著朝廷當知為宗社之賊而大定其
罪彥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遠順朋曰任初以
扶護 東宮為名而臣民皆戴 東宮豈別有扶護
之事乎 仁宗傳位于 上事順言正人無他意任
自生疑畏益存形跡灌仁淑亦發於公論須分輕重
罪之然後人心定矣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

有士林之禍任久存形跡只可遠竄 大妃曰卿言固然不欲傷人是乎本意生禍士林非所疑也撥曰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以威刑鎮人心又曰三人雖不足惜恐有士林之禍 大妃曰但除首謀數人而已豈禍及士林撥出貽書元衡曰古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此豈公高卧時耶願公力疾強起扶顚持危自古未有國破而家不亾者也時元衡不出陰搆此禍故撥貽書冀其或緩禍機乃命任絶島安置灌仁淑中道付處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等論灌等謀危 宗社罪非之為

過重仁鏡及芑等亦啓其罪名過重順明大怒上疏
略曰竊聞臺諫以密旨為不正各自退散厥後邪議
並起權撥以帷幄重臣曲為伸救人臣無將王法不
赦況其凶謀已著乎尹任往在丁酉年間黨附三凶
欲害　國母其計若得售則未有母廢子全之理也
仁廟孝友出天兄弟之間小無間隙而任倡為不
道之言使上下不安及　賓天之後自生疑懼陰結
大臣以圖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罪雖曰　先后至
親勢不可容貸柳灌以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
輔導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

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　中廟嫡子唯我　殿下一人而　仁廟遺教亦曰慶源大君可付後事則灌欲更立何人柳仁淑連姻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時師傅問　殿下之賢否設若不賢欲將何為李彥迪入侍經筵而退見仁淑言　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荅不悅之色見於面目謂上有眼疾口發不可道之言罪惡亦大得保首領亦已足矣七月以後太白晝見陰虹抱日此皆君弱臣強之象議罪之後天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撥反以一日之雨為罪三人之應臣竊惑焉嗣服之日一二

下官李霖承受此人等指揮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公然倡說此亦凶謀之一端也　慈殿教曰如
此危疑之際順明爲國忘身眞節義士也時希奎等
引嫌啓曰三人雖有可論之事當此主少國危之時
奸細之徒論啓大臣適以陷奸計而譖士禍希奎大
言曰尹元衡主張密旨眩惑人聽今日暮明將効此
奸諸人皆退白仁傑獨遲留啓曰尹任等事當議院
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相直啓定
罪罪竄遞差無傳旨辭緣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元
衡推考閔齊仁等聞密旨之下奔走於宰相家有同

傳令軍卒請并遞答曰密旨事於 宗社迫不得已也
傳曰白仁傑托以正大庇護逆賊先罷囚禁府希奎
等罷職仁傑仍臺啓放送權撥啓大臣放逐罪不分
明李彦廸處促禍使削去尤切直之言撥抱膝歎曰
刪沒如此不如不爲時 慈殿同 上復御忠順堂
召諸大臣論任等逆彦弼曰請斟酌處之以示好生
之德 大妃曰幼冲在位此正危亡之機 睿宗朝
南怡謀逆雖 國喪親鞫至用烙刑是係 國事輕重
好生之德予豈不念哉大抵治小人如治斷蛇他日
若復煽亂則 宗社之危亡立至卿等其退去予當決

之傳曰尹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闈情跡彰著 東宮
失火造爲浮言原其情罪在法罔赦第以 先后至
親遂用全律予心不安只從寬典以示予不忍之意
安置南海傳曰任本以凶慝之資久憑城社之勢始
結三凶圖戕 國母東宮失火多發不道之言熒惑
羣聽積成凶釁恒懷不安之心曲爲保全之計締結
權臣欲行胷臆謀危社稷情跡發露依律賜死至忠
州死傳曰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結當 大行大漸
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孤嗣服之後
聽政自有舊例而灌曰 母后不可臨朝是陰懷異

志謀濟已私罪關 宗社在法固赦賜死傳曰仁淑連
姻尹任助成陰謀内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
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病人或說予
賢明則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已欲賜
死九月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出囊中封書密啓
院相李彥廸與承旨承傳色辟人折視書曰桂林君
瑠任三寸侄所倚而為凶謀者瑠必與知事已彰著
瑠之思所以自脫者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藉此
不軌者其勢必然請速為善處鳳城屹臣之妻切親
年尚稚弱無計慮而或有稱美者當危疑之際貪功

樂禍之輩藉此爲亂階者未保其無也宜并處置臣世受 國恩爲國長慮云云 傳曰爲國啓之眞忠臣也於是設鞫慶會南門逮尹任妾及女奴毛㺜從伊頓一玉梅香鄭淑儀婢内隱難任壻注書李德應方其被逮也使其兄文應問計於百齡百齡知德應㥘弱易誘乃誑曰若指尹任等爲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承旨宋世珩泣誘曰汝盡告尹任凶謀則可生德應信之巧飾誣供無一言着署及結案時大驚安世遇曰任之陰謀内隱難知之使爲證左又敎誘玉梅香等供曰瑠來任家任坐庭中謂瑠曰汝當立矣

從伊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其子興義曰欲立鳳城
君興義供曰 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若問安入
來即使傳位則孰能禦之時瑠已逃下書大索兎山
縣監李坎男捕瑠奴跟尋抵安邊黃龍山中削髮為
僧作土室以居就捕據諸招問瑠至壓膝不服用烙
刑極慘毒瑠不堪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
教之乃曰尹任語臣曰 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欲封
為 上王鳳城及汝中當立其一謀節次則柳灌柳仁
淑皆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為之云命轘之朴
光佑郭珣鄭希登鄭僙辭連杖死時李彥迪為推官

珣仰視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字彥廸之手也彥廸
後悔稍與權奸異畢竟得罪遠竄卒正言李輝許連
德應獄初輝見吏郎李仲悅時　明廟疸患甚若仲
悅曰　主上無嗣懷抱甚惡輝曰厥終何以知之仲
悅曰更有何地可仰乎輝作色而去仲悅言于丁熿
曰輝誤入矣兄亾弟及今古通誼只有嫡統一人更
有何議於是仲悅欲告變自免告其父潤慶曰死雖
可惜朋友豈可背乎問其叔父浚慶曰豈爲朋友就
死地乎仲悅乃告輝羅湜及弟淑皆爲輝所引就鞫
彥㢸等啓曰觀李輝羅湜羅淑李仲悅之言則輝於

中間以任之意及復往来者也凡此凶謀皆此人助成命禁府鞫任灌仁淑尸及煇德應于軍器寺前梟首三日傳尸四方絞任子興仁興義興禮金紳瑠子禔詗詡仁淑子希曾希顔希閔灌子光績并籍産妻妾幼子為奴婢兄弟叔侄緣坐光佑湜淑仲悅杖流未幾并李霖鄭源李若海金礎賜死盧守愼成世昌權撥宋麟壽韓淑金振宗沈苓李炯罷元衡嘗以微服稱生員昏夜詣順朋芑等密議而順朋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功之謀順朋之論因此漸變務為深刻忠順堂入侍諸宰錄勲初㢠保翼後改定難衛社功臣

順朋芑百齡一等彦弼仁鏡彦廸撥丁玉亨申光漢
尹漑閔齊仁金光準二等宋麒壽韓景祿尹元衡崔
演宋世珩李文楗鄭源李潤慶慶萬年林九齡尹敦
仁崔彦浩尹蓤安舒趙璞三等撥文楗源舒後見削
十月右相李芑啓近者定罪自　上不動聲色各適
其當人心咸服朝士雖多坐罷者而亦有所未盡此
臺諫未及聞見也李天啓李滉無異於金儲輩而丁
熿亦只遆職請與彼同罷且己卯賢良科　仁廟大
漸之夕命復科時尹任三父子入侍初欲以鳳城君
為嗣勢不得為然後傳于　主上此科亦安知非任之

美術手　上命罷其科天啓以下五人削職芑復啓
曰吏聞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収削奪之命盖芑
伍元禄力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故也時追録衛社
功臣金明胤李坎男等三十人○李珥嘗曰乙巳之
禍足以亡國

附壁書獄事

明宗二年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彥慤宣傳官李櫓以
一封書入啓曰彥慤送女至良才驛見壁間有書闗
重國事取来封進　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為也
命招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許磁閔齊仁尹元衡

金光準林百齡等示其書以朱書曰 女主執政於上
奸臣弄權於下國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仁鏡等
回啓曰見此書非迷劣者所爲也近來邪論飛騰指
罪人爲誣服斥勳臣爲無功臣等欲上達而但未知
言根故未敢今見匿名書不足取實然見此則知邪
論之出有由當初定罪時皆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
如此更以定罪之意作教書諭中外何如仍列書應
罪人入啓鳳城君岏李若氷宋麟壽論以一罪賜死
李彥迪鄭磁極邊安置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
絶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況李天啓權勿李湛

林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
李彦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
璞安世亨尹忠元安詥付處玉堂啓林亨秀爲逆賊
爪牙罰不當罪彦弼等啓曰亨秀當置重典彦慤獨
啓曰亨秀每曰元衡可殺其與尹任同心尤可死矣
慈殿褒之曰驛壁書行人見之者非一而爾獨來啓
於臣子職分至當且林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怪焉賜
死亨秀時自濟州牧罷歸在羅州本家都事至入辭
其母只於庭下再拜而出慮其難訣也戒其子年未
十歲者曰勿學書旣而復曰不學爲無識人學書勿

應擧可也請刑官曰旣使自盡不必仰經寧許就經
也入室穿壁使自外引繩旣而入見則一枕貼壁而
亭秀偃卧大笑曰平日善謔欲一戲耳旣而就經一
說云引藥飮揚揚若平日奴泣進安酒却曰香徒用
刑亦不許安酒此何酒耶後姜暹朝京有人曰林亨
秀好人爾國何爲殺之鳳城峴聰明仁孝初大憲安
玹大諫李蓂以累登奸凶之口請罷辟　上答以骨
肉不可相殘至是殺之復官禮葬彥慤等爭之還收
成命麟壽之死芑等曰此亦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
小仁云生員許忠吉言於泮中曰李德應不忍杖伏

招乃盧事拿問三省交坐刑訊六次不服仁鏡等啓
此人與金禧年一樣好爲詭激之行者也遂遠竄禧
年亦遊館中托以正士習眩亂是非遠配芑順朋等
雖殺任等猶以不如意爲恨及彥慤搆禍乙巳餘人
殆盡李珥曰丁未之禍慘於乙巳

附己酉獄事

先是李若氷仍壁書獄死其子洪男坐謫寧越其弟
洪胤在忠州尹任壻也憤其父寃死時發寃言洪男
嘗忿狠鬩墻乃於己酉洪男在謫通書于其友壻舍
人鄭惟吉妻兄校理元虎變略曰舍弟洪胤與術士

裴光義往来相從推占滿朝卿相吉凶其言曰廢朝殺人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御耶其他誇訕之語不可勝記舍弟素驕傲多嫉於品官若有告變者門禍必至於不測欲達於朝則君門遠於千里且不知式例此外有善處無跡之策耶痛哭痛哭又有與康惟善等謀欲推戴毛山守之語惟吉等進其書于政院時當大鐓之後人心不服元衡等方欲立威鉗制及聞之大喜以按獄無據乃取修禊書役軍記為證左拿洪湚及辭連人杖洪湚十餘度自服與康惟善等謀起兵其孽弟後丁年

十六所引同謀之人尤多鞫惟善極其慘毒惟善言
貌如常但曰白日在上寧有是哉洪胤處斬籍產餘
皆坐死或有蚩詆之不識面目者多死云 傳旨有曰
賊臣洪胤潛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
義李輝崔大觀李茂丁等假妖術而卜相命之吉凶
陰署將卒之名姓擬竊州郡之兵戈康惟善李彝李
寅丁崔順鶴洪峴洪崙邊復禹水平崔洽崔大立崔
大臨崔大受車獻之延百載安喜邁安喜遇安善逢
裴夢星李有成李遂成李福基孫守恭李後丁池七
同池億年安世章孫守讓延瓊金義淳孫守儉茂松

守彦成毛山守呈琅以辭連并依洪胤等論傳旨又
曰惟善以有名之人首謀倡率至作約書而推爲大
將謂寡躬幼冲可除謂毛山宗室可立衆賊同辭援
引雖已杖斃不可不正刑夫何叛逆之徒屢出詩書
之門忠州逆徒寔繁規畫布置至於成册無一人上
變人心冥頑不知有君臣大義降忠州爲維新縣改
忠清道爲公洪道虎變等論賞洪男放還除職時洪
男旣害其弟欲還推籍官之物曳裏麻日來爭官庭
維新縣監李致心惡之嚴斥之是時邑人尚告許多
滯獄致又惻其無罪與監司李瀣平反其獄洪男以

故縱許于苞下瀣致于獄元衡必欲斃杖下兩人俱
死獄中

附安翰林獄

仁廟初即位華使見之語館伴曰爾王大聖人不稱
於小邦恐不久為爾主又曰三代以下恐不可多得
這等人君云都中風俗奢靡人物浮輕言語慓悍
上化未一期此習盡革　中廟寢疾　上晝夜侍墨
容瘠形見者感涕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哀毁骨立
文定后抱　明宗伏庭終日泣曰吾母子之命懸於
大王　上相對痛哭曰生不如死自是病日篤臨薨

命傳位　明宗及芑等凶謀旣遂錄以衛社之勲啓
請撰武定寶鑑而知後世有公論不可掩乃許于
文定請覽史草即日收覽則翰林安名世修乙巳日
記直書不避曰　王薨七日猶用不去滓豆粥者三
日是日李芑為相樞前殺三大臣盖指任灌仁淑也
芑以為護逆告　文定大妃鞫于　殿庭名世供曰臣
則殘弱德應則多氣目臣以殘生臣厭其多氣不敢
及同為及第德應家設齊馬首而臣則不往以此尹
任亦惡之絶無往来安有曲護德應之理哉見其招
然後始知其逆賊實非知情而庇護也史記則不過

記一時之事芑亦以辭明義直欲活之顧議諸推官

而業已承服遂取結案名世裂衣幅書疏言自古無

殺史官事冀悟　上心陳復昌參鞫却而不受名世

爲人英特俊邁以朝服車載而出見者隕涕臨刑謂

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子千之百之皆不知一字云

李之菡與名世交厚握手相訣於道裂裳裹足而走

權擘亦與名世尹潔友善二人俱罹乙巳禍擘擺落

世事不復交遊對人無言一生如泥塑以此官亦不

顯○丙辰茂長幼學安瑞順因求言極諫時弊末論

柳灌等三人之冤曰　母后臨朝執狐疑之心彼五

六大臣舞出讒賊之謀欺罔天聽驟得美官人皆切
齒至於宋麟壽林亨秀無罪見殺天若有知殃慶以
其類至近来灾變由此請行大赦拿鞫殿庭以亂言
處斬籍產

黨籍竄殛諸人 乙巳丁未己酉

贊成尹任任之　左相柳灌灌之　吏判柳仁淑原
明　鳳城君岏 仁宗庶弟年十九死　桂林君瑠 亦嬪王孫　注書
李德應　副學羅淑善源　正言李煇孟明　吏正
李仲悅　參奉羅湜長吟亭　參議李霖仲望　翰
林鄭源仲遠　直學李若海仲容　正郎成可澤

正言金礎學光　著作安名世景應　叅判宋麟壽
眉叟　牧使林亨秀士文錦湖少登苐能文章善射藝嘗拜會寧府使併
日而食或日兼數人之餐曰爲將當如是習性也　吏正李若氷喜初　大
憲具壽聃天老　儒生安瑞順己上死　翰林沈岺
叅奉成遇仲盧大谷兄　司諫朴光佑　掌令鄭希登
元龍　縣監柳貞　修撰尹潔長源　監司李瀣景
明退溪兄　進士康惟善元叔舟川　獻納李致可遠
己上杖死　司諫郭珣伯瑜警齋獄死　叅賛權撥　㣧
成李彥迪　翰林趙璞君售　舍人李天啓　司諫
權勿介之　叅判韓淑子淳　司成金振宗孝元

牧使鄭郁　舍人丁熿季晦游軒己上竄辛　吏正鄭滋

敏古松江兄　正言柳希春仁仲眉巖流鍾城時夫人獨行萬里而從能文章有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夫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

執義宋希奎天章　獻納白仁傑士偉　持平閔起文叔道　正言金鸞祥季應　掌令李彥忱仲孚

注書孫弘績彥善　持平李湛　臺侍韓澍時仲

淑弟　吏郎柳湛杖　臺諫李震　奉教李熖孟光

直長尹忠元　正郎尹剛元景引　注書安馠君晦

進士許忠吉國善　進士金禧年竄　縣監梁允

信　吏郎盧守慎寡悔穌齋　縣監李首慶伯善
李滉景浩退溪　副正黃愽仲約　左尹權應挺士
遇　吏叅權應昌李浚慶　叅賛宋純遂禮　承旨
李文楗子發　縣監安景祐金應貞　吏正李元祿
禮判許磁以中悔叅勲遠竄　正字尹忠甲林畯文尊秀
承旨李潤慶　吏判愼居寬栗而　修撰朴民獻希
正　吏正柳昌門興伯　臺諫崔益國削竄誅諸人
無以盡録叅看原本則可詳○搆禍奸人李芑文仲
領相以贓吏之壻不得顯職李彦迪以為有才可破
格許通遂躋淸顯後彦迪識破心術謂李天啓曰芑

為人凶險必作禍士林天啓爲持平而芑作相劾逐
之芑銜之嘗密啓曰彥迪其心偏隘嘗疏論輔養
東宮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知也　東宮失
火欲推其所由出其論不正諂附　世子背反　先
王且　主上即位乃上十餘條戒熱人主手足皆彥
迪與灌之共爲也又以密旨爲不正猶爲錄勳彥迪
於臣有大德而臣以大義敢啓命削勳未幾與天啓
并遠竄芑嘗爲庭試試官黃愽爲壯元芑素憚愽訴
封愕然曰此文不合壯元以鄭大年爲魁大年爲正
言劾芑奸邪芑歎曰寧以黃愽爲魁芑錄罪人名點

其當死者至宋麟壽名大點之順明曰惜哉此子愿
慤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此人也不死何爲語人
曰麟壽固善人而行大事豈拘小仁比如作室修基
址雖有好花果不得不芟麟壽賜死傳旨有親密鳳
城語麟壽曰臣曾於闕外聞其辟除聲避入工曹門
一度望見而已士林至今悲之芑倖元祿嘗面爭芑
搆禍士林且脫李滉於禍芑啓以心附逆賊殿刑三
次遠配元祿以杖重不得辭别之意使其子傳于芑
芑曰汝父真惻夫吾經十二次殿刑猶能出入○許
磁南仲贊成少從學金安國有時望初雖與順朋等

同事而至加以叛逆魚肉士類非其本心啓瓘等時論其以謀危宗社爲罪名過重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言常歎曰我其爲小人也多稱病避事錄勳時七度辭其弁錄子弟由是功臣子弟不得錄惟順朋之子礩得參芑以此不快芑欲以親信醫官裵千齡爲典醫久任使錄事請于磁磁時帶典醫提調磁怒捽錄事曰汝非政廳執筆吏安敢如此竟不從芑愈怒會閔齊仁悔其發啓伸救士林得罪譎公州衣食不給磁除其弟齊英唐津倅芑嗾大憲陳復昌劾逆黨罪及除齊英二日之內四移配所芑欲加罪請賜死詰

闕暴死得免踰年磁死玉堂劄論無罪 上亦悔悟
致祭給牒先是陳復昌為司諫磁論以生地寒微賦
性奸回元衡亦劾磁降勲當庭鞫士類也 梓宮在
殯而磁等為推官與林百齡相笑謔尹任妓妾曽奸
百齡者在囚中磁戲謂百齡曰欲全此人送于令公
聞者切齒○尹元衡彦平領相為人險毒 仁廟東
宮時與弟元老譏間兩宮元老尤為邪毒 仁廟即
位廷議欲先撲殺元老後 上聞李浚慶止之遠竄
宋麟壽怒責浚慶未幾元老名還元衡等德之置浚
慶正卿殺麟壽及 大妃還政不得行其志凡有所

欲 上不曲從 大妃怒曰汝之爲君吾與吾兄之
力也 上有淚容時元老與元衡爭權且憤不得與
勳多發怨言以 大妃比驪姬 仁廟爲愚暗元衡
使其族侄春年爲兵曹佐郞者疏論其罪惡兩司繼
論賜死乙巳後宴功臣于闕庭傳于芑等曰尹元衡
有莫大之功他無可酬之事其良妾子女許通爲嫡
可也芑等逢迎以爲 祖宗朝有大功者許通妾子
女有前例陞其蘭貞爲貞敬夫人元衡議通庶孽仕
路金繼輝劄論不可事遂已元衡長銓時有人納繭
屢百斤求補參奉元衡臨政疲睡郞官問以何人首

擬元衡和聽答曰高傲高傲者薊之俗稱也及受拜
廣求高傲不得有一遐鄕寒士名高傲者以其人拜
之元衡不敢辨其眞假及敗有人僑其宅見反糊紙
有白粒三百石大艦一隻并納云元衡差一武人北
道權管武人之任送箭筒元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
箭投之樓上後武人歸謁元衡怒目視之武人曰前
呈箭筒未曾覽否元衡疑之命婢取來鑰匙纔開貂
皮湧出上髑于樑散于座前元衡驚喜即除饒邑
文定之薨平日惡元衡者并起攻之大憲李鐸大諫朴
淳等啓元衡專擅欺罔敢以妾女議婚　中廟之孫

德興君之子當　文定大漸時遣其妾稱令內醫妄
施雜藥縱豪悍之奴掠人妻奪人財至於殺人而屍
親不敢發公議鼎沸　上命放歸田里元衡旣出門
外婢僕皆散只有老奚二三及蘭貞歸海西常以鴆
酒自隨尋碧蹄驛吏曾所識者謂曰如有拿命須爲
我先通一日驛吏誤聞金吾郎有向海西者急報是
夕元衡飮鴆死春年附元衡爲吏判爲人輕薄自信
其學自謂曉音律又曰見人短篇知其賢否壽夭貴
賤每曰金時習東方孔子僧普雨自稱悟道見春年
大賞之曰普雨因禪學悟心其妄誕類此門無雜賓

時邀山人休静就草堂爲山水談有若出塵之想但
居官稍廉不喜酒色元衡敗貶歸故鄕熱中飮冷而
死○妖僧普雨性譎邪信任出入因緣欺惑居處僭
擬大内自稱僧王扁其居曰三聖殿令其徒祝曰王
師普雨壽千秋以良家二少女着男服爲沙彌大張
佛法 朝家設禪科講製賜牌略倣文科大臣三司舘
學逾年廷爭不允又設無遮大會於楊州檜巖寺所
供彈竭國力八道僧俗奔趍塡咽時四月七日也八
日乃佛祖揆度日將以是日行事粉米數千斛作飯
其色赤如血染衆怪之 文定大妃以七日薨僧俗

驚遑潰散至是廷臣又爭之流濟州牧使邊協使普
雨備客舍洒掃之役日令有力者四十各加一棒以
為常雨終斃棒下士林書賀協曰非我也國人殺之
方設無遮會也四方白足雲委雨高坐雲錦帳裡有
一老僧獘衲百結顏色枯槁扶錫杖末至雨趍拜伏
地不敢仰視左右徵睇雨雙眦流淚匍匐久不起老
僧平立以錫杖叩地曰噫噫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
言而去雨索然不歡者屢日詢其道號智行云○林
百齡仁順戶判為人邪毒少時不治經偶中初試夢
老人曰汝當為一世偉人宜改名為槐馬講時當出

某章及覺欲改名惡其無理因作別號熟講某章如
老人言及講果出某章應誦無礙一考官曰此必梶
馬也昨夢白頭翁曰今榜梶馬乃一世偉人也百齡
對以別號其發身所行如彼小人之生亦關時運耶
仁廟昇遐柳灌泣曰失此不世之主將來國事何
以為之百齡罄折執灌帶鉤曰大監密意小人願聽
灌失色曰是何言也百齡退而厲聲曰　先王一子
尚在何足憂灌之意必有所在灌之死百齡之搆居
多百齡與元衡自十年前密議搆獄安世遇申秀涇
尹敦仁崔彥浩鄭礩及礩妹壻寶城君萬年百齡弟

九齡乘時恣橫殺戮士類礩最凶着庶人服奔走宰
相家賛成其事九齡當中學一會入廳下竊聽先通
於芑等錄勲○鄭順朋耳齡左相以己卯人與芑等
戮士林其將徃忠順堂也子礩勸早赴曰不欲後芑
等而汝兄礦涕泣諫不忍拒也礩曰大人何不用石
碏之道以順朋讀書之人以礩才藝無一疵謫而圖
富貴至此乎柳仁淑奴婢賜順朋諸奴掩泣一婢名
玉連者曰何事非主無慽容順朋信之置左右順朋
一日夢有鬼壓其頭呼號而覺成痼疾不起亟言妖
在枕中發枕果得一髑骨疑玉連將訊之連不受一

杖自首曰老漢殺吾舊主吾腐心有年爲是潛奸陪
吏吏怕不肯吾紿媚之遂與春密令覓死人骨納枕
中今已報吾主之仇宜速殺我即撲殺之礦嘗言其
父曰玉連妖惡宜黜之連臨死曰畏北窓不敢行術
死後始爲之云白仁傑下獄時礦告順朋曰若殺仁
傑得罪萬世順朋之入忠順堂權撥迎謂曰令公亦
何以來順朋色沮語人曰任輩即日當了而吾聞其
言汗背不敢言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屢日紛
擾云〇鄭彥慤謹甫時芑等屠戮士類意猶未已使
人貼謗書於良才驛指爲乙巳餘人所爲或云彥慤

自爲之彥懿爲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踢頭顱及骨節破碎而死或云其馬乃林亨秀所騎而彥懿取之及是踢殺便歸亨秀舊田家而立彥懿家人追殺之〇金明胤晦伯賛成賢良科罷後更登第惟以拔身爲急托附權奸及李樑用事又奴顏父事圖躋崇班至賜几杖搖尾攀附極呈醜態時人目爲侍養子有父少子老之譏〇陳復昌遂初大司憲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錄事爲縣監其母屢經人歸義孫人尤賤之復昌能文善書巧黠自衒如具壽聃輩亦爲其所瞞延譽汲引爲元衡鷹犬屢起大

獄目為毒蛇壽聃亦為其所陷而死後元衡亦厭之
竄三水而死先是南袞為試官取一試券力言能文
坼封乃黃憲而鄉生無名袞欲實明鑑極力吹噓驟
進華要年未五十拜相貌白皙天性險詖恨乙巳在
喪不得參勳自矜曾劾安老力圖追錄又於賓廳會
議加罪黨人　文定以過重不聽又倡佐理之說元
衡惡之嗾復昌假以緩治李洪胤之罪命削勳放歸
復昌初呈疏泣語同僚曰劾權臣必獲罪俄而　御
札褒之曰為國忘身優於朱雲汲黯玆賜衣襯銀杯
盖元衡已達　大妃而復昌從其頤指佯為倖直之

態如見肺腑也同時有李無彊締結復昌濟惡復昌爲副提學圈弘文錄大語會中必薦景休字無彊竟不參焉坐中爾我相推曰誰不圈也聞者笑之無彊嘗爲北道御史州官有周急乙巳譎人者摘而罪之復昌敗無彊譎慶源守令相戒曰此人乃前日罪周救譎客者無顧見者人以爲反爾之報李浚慶嘗爲無彊被劾後以巡邊使到慶源郵卒指一矮屋曰無彊所舍浚慶厚遺食物或哂其以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見其窮困故矜恤云○李洪男自號汲古文章標世其餘綾原尉具思顏吏判宋世珩獻叔賛成崔

輔漢彥卿崔彥浩之徒無以盡編而克壞有孫爾瞻
鄭造以彥懿爲祖爲惡亦以世類耶然順朋家產北
窓古玉李若氷有悖子洪男大違父生父之物理也
○亂秉曰凶人爲惡雖至親不能保安老之用事也
其子禔涕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弟元老芑陷
其侄元祿鄭礦諫順朋而弟磵圖害之元老之子百
源圖復父讎附於李樑而謀元衡白惟咸秉已丑之
變陷其從兄惟讓及侄振民興民陰凶肆毒前後一
律

伸寃顚末

明廟冲年嗣服政在　東朝權奸竊命乙巳之獄非
　上所知也　順懷世子薨　上哀痛殊甚旣而歎曰
我何哭爲乙巳忠賢無罪騈戮予在君位不能救止
其能有後乎又嘗曰得謚爲明足矣時清議復發欲
雪乙巳之寃金明胤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寃枉請伸
雪及曺植李恒之被名也明胤阿附善類以爲此輩
可合臺侍其龍斷之術老而益巧士林憤疾至是削
職而公議以猶保首領爲未快白仁傑見明胤曰公
是千億化身人也世以爲的論乙丑十二月　上召
大臣等分輕重疏釋乙巳以後被謫人大臣請自

上親斷於是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韓澍李震尹剛
元并量移柳湛李元祿倂放還白仁傑李堪閔起文
黃愽尹忠元宋希奎并職牒還給未幾　上不豫領
相李浚慶入請繼嗣　天語已不可辨　中宮教曰
　上曾見河城君曰眞人已出吾兒宜死　上意在
此浚慶遂令扈衛　宣廟邸　上不知也疾間浚慶
告之　上不悅曰予病豈至死而預爲此事閔箕抽
大學衍義定國本章而進之　上諦視久之乃曰首
相能以身徇國矣丁卯　上大漸已不能言浚慶入
寢殿受顧命台涖書尹卓然一云黃大受書之浚慶大聲

呼德興君第三子河城君卓然書參字迎入時希望
扈衛功者奔走塞路李志剛後至呼曰小人来矣注
書黃大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姑退聞者快之先
是 上召諸王子命寫字或書小詩 宣廟最幼獨
書君親雖不同忠孝無二致 上大奇之又以翼蟬
冠令以次冠之 宣廟獨奉冠進曰非人臣所戴也
上益異之 宣祖元年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
教曰大臣何辜過在君上無辜被罪者皆疏放大臣
以乙巳以来被羅織者抄錄以啓遂復宋麟壽職牒
人心大悅命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柳堪李元祿等

復官庚午命雪丁未己酉罪人連累籍沒之家削李
芑鄭彦慤官惟李洪胤不赦洪男削職而死臺諫大
臣等伏閤累疏始削鄭順朋林百齡官三公率百官
廷立請削僞勳伸雪冤死之人時　恭懿大妃不豫
　上命八道疏放　大妃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
仁淑尹任及瑠職牒　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皆
依違不盡言只命給灌仁淑職牒　大妃嫌此心熱
益重而宮人多有乙巳功臣族黨怨　大妃欲削勳
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病不至劇一日　上問安
後進見曰削勳　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

從外廷之請 大妃連呼不敢曰 國家大事何可為
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大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謂老宮人曰吾在家食祿足
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 大
妃疾劇歎息曰吾地下未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
冷 上即進見 中殿亦對泣 上白曰當削勳矣
大妃色喜目隨而瞑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翌日 大妃薨於是盡復尹任
等官削勳教文畧曰尹元衡以揳揄之性致鬼蜮之
謀芭與百齡迭為心腹磁及順朋互成羽翼欲加罪

而難其名首倡不自安三字旅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以異己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只欲亾命偷生詎望視死如歸誘德應而免死俾誣其服教毛獜而謊告遂以為證至於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胤之搆捏雖謀計極其巧密而黨類自相矛盾許磁歎鬼神之難誣仍致投荒齊仁悔小人之難免竟被奪勳鄭礦爭其父順朋而仍憂成疾元祿諫其叔李芑而遂怒坐擠 上使大提學金貴榮撰教文貴榮辭拙而意不章 上曰此國家莫大之事當辭

正義偹以曉喩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
改製人皆嗤貴榮之少意思也宋麒壽以特進官詣
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
及乙巳事麒壽泣陳其冤狀悲動左右金誠一素剛
直敢言以正言入侍進曰麒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
至録僞勳享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
大行乃以悲辭指陳其冤欲竊公論之名真小人情
狀也麒壽皇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誠
一辭氣自如○元衡京中有大家十餘脹御擬於大
内及歸田百姓聚街罵詈至欲射殺逃往交河又移

江陰前妻金氏家欲呈治蘭貞毒殺金氏之罪蘭貞
飮藥死